

# 菊島絮語

## 澎湖文學側記

文——葉連鵬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葉連鵬

天人菊在澎湖貧瘠的土地上，頂著狂風吹襲，捱過鹹雨侵凌，終能開出繽紛的花朵，為菊島增添色彩，就如同澎湖作家，即使資源不豐富，不被外界所重視，仍然堅守創作之路，就算只是喃喃絮語，未能成為曠世之音，對懷抱鄉愁的澎湖人來說，都是最悅耳的聲音。

2015年7月22日，國立臺灣文學館「再現天人菊——澎湖文學特展」開展，這是臺灣首度聚焦澎湖文學的一個展覽。一直以來，澎湖由於土地貧瘠，經濟困頓，從來就不是眾人矚目的焦點，澎湖文學也是如此，由於邊陲的象徵，沒有主體性，在臺灣區域文學研究尚未形成風潮的1990年代以前，甚至連「澎湖文學」這個詞都不見有人提起，所以1997年筆者決定從事澎湖文學研究時，很常面臨別人的一個共同疑問是「澎湖有文學嗎？」這樣說倒不是完全否定有澎湖出身的作家和作品，我想他們多半的意思是指澎湖文學是否足以成為一個體系，而且具有研究的價值？十幾年過去了，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如今不只證實澎湖文學的存在，也可看出其獨特性，那是一種在艱困環境下淬煉出的獨特文風。

以下簡述澎湖文學發展概況：

### 一、播種與啟蒙——

#### 流寓作家為主的明清時代

漢人對澎湖的開發早於臺灣，至少在唐末就開始有漢人到澎湖，不過早期移民多不識字，因此書面文學的發展要到明代才有，較早與澎湖結緣的作家是金門人盧若騰（1598~1664）。盧若騰，字閑之，號牧洲，晚號留庵。為人正直，潔己愛民，勇於直諫，時有「盧菩薩」之稱，著有

《留庵文集》、《留庵詩集》、《島噫詩》等。1664年本欲與沈佺期等人入臺，孰料途中生病只好暫寓澎湖，未久病逝葬於太武山（後遷葬回金門）。雖然盧若騰未能留下吟詠澎湖的作品，但他關懷民生的詩作風格，似乎也影響了後世的澎湖作家。

經歷了明末的動亂，清領時期隨著統治政權的穩固，文教發展也逐步生根，但由於一切都還在奠基階段，宦遊文人作品成為早期澎湖文學的主要來源，方志書中，例如胡建偉《澎湖紀略·藝文紀》和蔣鏞《澎湖續編·藝文紀》所錄的詩文，就絕大部分是官宦之作，這些作品主要是描述澎湖的風土民情和應酬唱和之作，這些流寓的詩人作家，雖然待在澎湖的時間不長，但他們留下的作品，對澎湖人而言不只是珍貴的文學史料，也是重要的啟蒙之作。其中像是周于仁、胡建偉、陳廷憲、吳性誠、蔣鏞、周凱、徐必觀、林豪等，對澎湖文學的發展具有相當的影響，尤其是胡建偉、周凱和林豪等三人。

胡建偉（1718~1796），名健，號勉亭，廣東三水縣人。乾隆31年（1766）2月19日到任澎湖通判，乾隆35年離任。他對澎湖文人的貢獻主要有四：第一，設立文石書院，培育人才，澎湖因此文風興盛起來；第二，於澎湖設廳考，減去澎湖文人往返臺澎考試的諸多不便，造福許多家



吳爾聰重校之林豪《澎湖廳志》刊本。(吳泰平提供)

境不富裕的讀書人；第三，輯成《澎湖紀略》十二卷，這是澎湖第一本較為完整的地方志，是澎湖風土民情的珍貴文獻。第四，於郡治（臺南）興建「澎瀛書院」，方便澎湖來的考生居住，讓他們安心準備考試，使澎湖人考取功名者日多。

胡建偉的諸多文教措施，對當時文教不興的澎湖來說，確實是貢獻良多，他可說是日後澎湖文學的奠基者。文學作品部分，胡建偉在澎湖所創作的詩文，共有四十餘篇（首），分別留存在《澎湖紀略》和《澎湖續編》兩本志書裡，他是進士出身，詩文創作功力有一定的水準，文章行文通順、流暢可讀，真誠之心見於文中，議論部分條理清晰，頗有說服力。

周凱（1779～1837），字仲禮，一字芸皋，浙江富陽縣人，嘉慶16年（1811）進士。道光11年（1831），澎湖發生大饑荒，周凱時任福建興泉永兵備道，駐於廈門。隔年正月，周凱奉令至澎湖勘賑，雖然在澎湖的時間不長，卻留下了許多文學作品，更重要的是與蔡廷蘭結下師生之緣，提攜了清代澎湖最重要的一位文學家。

林豪（1831～1918），字卓人，一字嘉卓，號次逋，福建金門人，著有《誦清堂文集》、《誦清堂詩集》等。同治7年（1868），應澎湖人士之邀，到文石書院講學2年，鄉人受惠甚多。之後又於光緒4年（1878）、光緒18年（1892）再度擔任文石書院講席，並完成《澎湖廳志》，對澎湖文教貢獻甚大，日治時期澎湖古典文人輩出，林豪於清末三度主掌文石書院，確實具有培育之功。《誦清堂詩集》中的卷八「澎海草」收有古今體詩97首，為其在澎湖所寫的作品，其中〈澎

湖大風行〉、〈鹹雨嘆〉、〈圉圍滿〉、〈少婦哀〉等，都是關懷澎湖人民之作。

除了在澎湖的宦遊人士外，劉家謀也創作了不少描寫澎湖的作品，劉家謀（？～1853），道光30年（1850）上任臺灣府儒學訓導，他對澎湖災民頗多關懷，不只出錢出力救濟，也寫了不少詩作，例如〈賣兒行〉、〈哀澎民〉4首、〈鐵線尾婦〉等。

就目前所見的資料來看，澎湖一直要到嘉慶年間才有本土文人的作品，陳改淑著有《楂客紀遊詩集》，可惜已亡佚，澎湖首位舉人辛齊光（1746～1821）的作品也僅存幾副對聯和〈澎湖秋興〉一詩。呂成家則存詩14首，其中〈澎湖八景〉詩所描述的八景，廣為後人認同，成為澎湖八景詩的源頭。澎湖文人中，最為人熟悉的莫過於「開澎進士」蔡廷蘭了。蔡廷蘭（1801～1859），名崇文，字仲章，號廷蘭，又號香祖，諡郁園，學者稱秋園先生。周凱到澎湖賑災時，蔡廷蘭賦詩〈請急賑歌〉送呈周凱，獲其賞識與教導，從此聲名大噪，後來成為澎湖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進士，他是清代澎湖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著有《海南雜著》、《香祖詩草》等。



蔡旨禪（左圖右1、右圖右3）。（葉連鵬提供）



## 二、開枝散葉——

### 古典詩文興盛的日治時期

日本統治時期，前清遺留的知識分子，主要以塾師為業，透過他們的傳播，使澎湖文風鼎盛，能創作詩文的人相當多，但小小的澎湖島，容納不下這麼多文人，隨著澎湖移民散居臺灣南部，澎湖塾師也大量獲聘至臺灣講學，因此開枝散葉，成為漢學的傳播者。澎湖詩人活躍於臺灣詩壇者，例如陳梅峰、陳錫如、楊爾材、林介仁、吳爾聰、洪少陵、蔡錫三、鮑迪三、陳春亭、李黃海、陳文石、蔡旨禪、陳月樵、陳春林、盧耀廷、陳清奎等等。陳錫如（1866～1928），名鍾靈，一名天賜，號紫髯翁，別號近市居士；馬公人，日治時期於澎湖、高雄兩地設帳授徒，在漢學推廣、詩社創立及女學提倡上頗多貢獻，著有《留鴻軒詩文集》。楊爾材（1882～1953），號近樗，及長，遷嘉義民雄，經商失利，移居朴子，設帳「近樗草堂」教授漢學，曾與日籍東石郡守森永信光創立樸雅吟社；詩作甚豐，有數千首之多，後擇其要者編成《近樗吟草》。陳文石（1898～1953），號輝山，為

陳梅峰之得意門生，著有《漱齋詩草》。蔡旨禪（1866～1928），名罔甘，字旨禪，道號明慧，為齋教先天派齋女；及長，師從陳梅峰、陳錫如等攻讀漢學，以女性身分成為書房教師，是澎湖有史以來第一位女塾師。曾先後於澎湖、彰化、臺中霧峰、新竹等地任教，具女性意識，極力提倡男女平權，為臺灣女權運動的先驅之一。詩書畫皆擅長，筆者譽為「澎湖第一才女」，著有《旨禪詩畫集》。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詩社林立時，澎湖文人在當地成立西瀛吟社、小瀛吟社、蓮社、文峰吟社等，其中1911年成立的西瀛吟社（剛開始稱為澎瀛吟社），是參與人數最多的詩社，成立至今已超過百年，歷史悠久，最具代表性。蓮社約於1925年成立，主要由陳錫如的女弟子所組成，是全臺第一個女性詩社，別具意義。

日治時期的澎湖以古典文學為主，新文學在當地則不見發展，不過卻有兩位澎湖出身的新文學作家陳奇雲和徐坤泉在臺灣文學史上取得「第一」的殊榮，值得一提。陳奇雲（1905～1938）的詩集《熱流》於1930年由南溟藝園社出



版，是臺灣作家第一本出版的日文詩集。徐坤泉（1907～1954），筆名阿Q之弟，著有《可愛的仇人》、《暗礁》、《靈肉之道》等作品，這些以中文間雜臺語所創作的通俗文學，相當受到歡迎，成為日治時期最暢銷的文學作品，他也成為當時最暢銷的作家。

### 三、鄉土與海洋的交織—— 戰後至今的文學特色

戰後，臺灣的文壇以新文學為主，古典文學發展較好的澎湖相對較為黯淡，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見當地新文學作家出現，直到1978年張子樟（1941～）以〈老榕〉獲「第三屆聯合報小說獎」首獎，才終止這段黑暗期，1982年至1983年，呂則之（1955～）以《海煙》、《荒地》兩作相繼進入自立晚報「百萬元長篇小說徵文」決選，受到文壇極大注目，2012年以《父親的航道》獲得「吳濁流文學獎」小說正獎。呂則之可說是當代澎湖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七本長篇小說著作，全部以澎湖為背景，可說是澎湖鄉土文學的代表，也是海洋文學的力作。以獲得文壇著名獎項而受到注目的作家還有陳淑瑤（1967～），她的〈女兒井〉獲得「第二十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暇〉獲「第二十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類第二名、〈果真〉獲「第二十一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第二名，短短時間就崛起於文壇，成為臺灣「新鄉土」小說的代表人物，著有《海事》、《地老》、《瑤草》、《流水帳》等作品。歐銀釧（1960～）小學就離開澎湖，但她對故鄉有深深的眷念，1997年在澎湖成立鼎灣監獄寫作班，打響受刑人文學旗號，她的作品也時常描寫澎湖，著有《城市傳奇》、《藏在澎湖的夢》、《不老的菜園》、《記憶的島嶼》等作品。其他還有為數不少的澎湖作家，例如鹿憶鹿、歐團圓、謝聰明、蕭秀芳、丘緩、張詠捷、高世澤、辛曉嵐等，在臺灣文壇也都



筆者與呂則之（右）。（葉連鵬提供）

擁有一片天。除了出生於澎湖的作家，由於澎湖外流人口多，祖籍為澎湖的作家也不少，例如渡也、李秀、焦桐等，其中李秀的《井月澎湖》和渡也的《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都是描寫澎湖之作，為澎湖文學增添不少光彩。

1995年，澎湖縣文化中心開始出版「澎湖縣作家作品集」，1998年開辦首屆「菊島文學獎」，都對培育當地作家有所幫助，也讓新生代寫手獲得踏入文壇的機會，相信未來定能孕育出更多的作家來。

澎湖獨特的風土人文與海洋環境，讓澎湖子弟深藏於記憶中，因此自古以來，澎湖作家創作時，「鄉土」與「海洋」便自然融入其中，至今仍然非常明顯，形成澎湖文學的兩大特色。

天人菊在澎湖貧瘠的土地上，頂著狂風吹襲，捱過鹹雨侵凌，終能開出繽紛的花朵，為菊島增添色彩，就如同澎湖作家，即使資源不豐富，不被外界所重視，仍然堅守創作之路，就算只是喃喃絮語，未能成為曠世之音，對懷抱鄉愁的澎湖人來說，都是最悅耳的聲音。☞